

玲 珑

李 祯

李祯，“90后”，小说散见于《人民文学》《青年文学》《草原》《广西文学》等。

她一时好像抽离了出来。就像上学时，我们明咫尺的距离，但我总感觉她不在我身边一样。不过，与那时又有些不一样。

“因为，你给人感觉干什么都拼尽全力，即使最终搞砸了，你也依然会继续努力。你不会有任何负面的情绪。”

我不由得笑了，告诉她，因为上班，我得了PTSD。没想到，她捂着嘴，也跟着笑了。“没想到，咱们是一样的人。”她说，她有段时间，也有这种现代式的病症。

“你不是个聪明的人吗？”我开玩笑道。

“聪明有什么用啊。”她叹了口气，“还记得老师提到的那个词吗？”

“玲珑？”

“你说，大家为什么都喜欢小巧的、玲珑的东西？”

“可能那代表美吧。”

“那为什么小巧的、玲珑的就代表美？”

我有些困惑了，是啊，为什么呢。继而我想到了自己是个愚笨的家伙，我彻底与美无缘了，不由得有些心痛。

“其实，美和丑没有区别，愚笨和聪明更没有区别。”她喝着一瓶啤酒，慢慢阐述道。

“什么意思？”

“要不我带你去学校看看吧。”她没有回答我，而是说，到了学校，我身上的病就自然会康复了。

可能是一想起那所小学，我就感到羞耻的缘故，自从毕业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也从来没有打听过那所学校的事情。不过，听她这么一说。我倒是很想去那里试试。

随后，我们坐上了一辆出租。将近一小时车程后，车子驶离市区，渐渐深入我曾经所处的乡村。五彩斑斓的夜景消失了，灯光也逐渐暗淡下去，直至车子驶入校门口，周围的一切与黑暗融为一体。我看到了那扇森严的铁门，如今如同中枪的士兵一般倒在地上。校园里的植被依旧茂盛，但那两座教学楼近乎荒废，时间如同蛀虫，已经把它们的外表和内里侵蚀得千疮百孔。我突然明白了她的话，一切在时间的作用下，都将烟消云散，都将成为过去。我释怀了不少，兴奋地在校园里小跑了几步，但依然像个笨蛋一样摔倒在了地上。

我看到她笑了起来，美好终于与我发生了一点点关系。

班主任却说，不对。短暂的沉默过后，他愤怒地说道：“笨蛋，是你呀，你就是你同桌的反义词。”

小学时光稍纵即逝，好像这堂玩笑般的语文课后，我睁眼醒来，就已经结束了。我步入了工作，进入一家家公司，依旧不太聪明。有的公司因而放弃了我，有的公司见我工作肯卖力气，好心把我收留下来。可是，我看到别的同事，轻而易举完成了很多事情，我却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勉强把领导交代的工作完成时，总是很受伤害。为什么我什么都不行，干什么都那么笨呢？可能是长期怀疑自己吧，三年过后，我像是得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样，每天清晨起床，一起上班，就感觉痛苦。于是，我不得不放弃了工作。

我原本是想开间酒吧的，但一想起开酒吧需要面临诸多麻烦，就索性放弃了。我白天在家里躺着，晚上就到一家酒吧里喝酒。一年过后，在我的积蓄快消耗干净，正琢磨要不要再找一份工作时，我遇到了同桌。我们简单地交流了几句，她说：“其实，你知道吗，我一直挺羡慕你的。”

“羡慕我？”我还第一次听一位从小成绩优异、干什么都能把我比下去的女孩子说羡慕我。

“为什么？”

主题词写作——



严孜铭

严孜铭，1997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作品见于《长江文艺》《青年作家》《西湖》《大家》《特区文学》《湖南文学》等，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余烬》。

较 劲



为了在日落前铲除田里所有的杂草，婆婆慧珍选择派遣我去看望她的妹妹。她说明天开始就会下起大雨，草不除尽，得了雨水滋润，就会疯长。除了我，她使唤不动这个家里的其他人。我知道一旦对这个指令表示不满，她就会露出那种茫然的神情，指指自己白短袖胸口前那一大摊汗渍，我难道早起是在玩吗？

成杰捏捏我的肩膀，说，你本来也要做饭的，现在只不过多一步，装到饭盒里，骑电动车送到小姨家，陪她说说话，等她吃完，然后回来。

我依次竖起手指，说，一、二、三、四、五，多五步。反正你又没有在上班。

别说得好像你整天在忙着赚钱养家似的，好吗？

他眉头皱起，我在预感到他即将发作前，闪进了厨房。无法当场释放的怒火常常反过来吞噬一个人，折磨他自己，我了解成杰，等他端起饭碗，开始夹菜，就吃人嘴软，没办法再重拾话头。这是属于我的微小胜利。可等我反复拨打小姨电话无人接听后，这胜利立马就坍塌了。我说，你知道小姨有多难搞。他说，能有多难搞？我瞥了一眼边上的公公，强行把一句脏话咽了下去。

成杰笑了，胜券在握，说，你别瞎操心，我告

诉你，她是心里又不平衡了，在搞失踪博关心。信不信，你一会儿去了，她活蹦乱跳着呢。

我摇头，小姨不是这样的人。

他身子前倾，注视着我，敢不敢打赌？我揣着赌约和饭盒，顶住烈日出了门，电动车把扭到底，速度最快，打到脸上的风仍旧酷烈。每当遇到红灯，我就停下来，继续尝试联系小姨，然而直到我抵达小区楼下，都没有任何回音。低气压使我呼吸困难。我仰头，试图辨认她家的阳台，却只看到有些人家玻璃窗上红胶布粘贴出大大的“米”字，据说这可以抵挡台风。想到明天或许还要再来，我胸口更沉，装饭盒的塑料袋勒得掌心生疼。数次按下电梯钮发现没反应，才仔细看清楚墙上的检修停运告示。小姨住九楼，难不成我要一层层爬上去？环顾四周，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质询的人。我告诉成杰，他声音里一副于己无关的坦荡：那咋办呢？仿佛这短小的四个字

成杰笑了，胜券在握，说，你别瞎操心，我告

诉你，她是心里又不平衡了，在搞失踪博关心。信不信，你一会儿去了，她活蹦乱跳着呢。

我摇头，小姨不是这样的人。

他身子前倾，注视着我，敢不敢打赌？我揣着赌约和饭盒，顶住烈日出了门，电动车把扭到底，速度最快，打到脸上的风仍旧酷烈。

每当遇到红灯，我就停下来，继续尝试联系小姨，然而直到我抵达小区楼下，都没有任何回音。低气压使我呼吸困难。我仰头，试图辨认她家的阳

台，却只看到有些人家玻璃窗上红胶布粘贴出大大的“米”字，据说这可以抵挡台风。想到明天

或许还要再来，我胸口更沉，装饭盒的塑料袋勒得掌心生疼。数次按下电梯钮发现没反应，才仔

细看清楚墙上的检修停运告示。小姨住九楼，难

不成我要一层层爬上去？环顾四周，我找不到一

个可以质询的人。我告诉成杰，他声音里一副于

己无关的坦荡：那咋办呢？仿佛这短小的四个字



在蝉鸣还能穿过久远的年代，
我停留在枇杷树下，
趁日头爬过墙头之前。

一只蝉，被永远留在
童年的泥地里——
不，不是泥土，
而是我失去的信息，
潮湿的声音被封存其中。

有许多个夏天，
足够小卖部的招牌褪掉颜色，
足够放牛娃笑声驻留在风中。
那里，曾有一颗西瓜糖换取的纸飞机，
照亮过飞鸟搬运的航线。

现在，它带着秋凉从暮色里钻出来，
在酒吧的烛光旁等待，透明的翅膀开始扇动——
当蒲扇的影子与罗大佑的歌声在耳间相撞，
我们也许还能再选择一次蝉蜕。

轨迹的复调

今日，还是昨日的反复
单车道的辙痕，操场的朗诵，溪流的蟛蜞……
没有路标，谁偏离都是徒劳。

日子有时浓郁，有时轻稀
只有重复裹着我们
藏着尚未消匿的幸福
我们低头，加快了脚步
细数一把不同的玻璃珠
细数一群稻田里的绿头鸭。

不需要过多的话语
这教室的粉笔灰，这微暗的走廊
这窗台洗不去的陈锈……

独自在这里站了很久了
风很轻，正翻动那些
课堂里的晨昏和它们之间的空白。



黄伟兴，1998年生于广东梅州，文学硕士。作品见于《诗刊》《北京文学》《广州文艺》《星火》《草堂》等。



低头检阅菜色的神色，心想，一旦她抱怨，就说你爱吃不吃。她扭头看窗外，阳光下那些樟木叶子泛出油光。她说，还是小时候好，我们一起去后山捡蘑菇，我个子矮，背不动，姐姐们就把我的篓子挎在膀子上替我拿，我屁颠颠地追着她们的后背回家，她们说我娇气得要死。

我就知道她又要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他们之所以把任务交给我，就是厌烦她这副追述往事的模样。我说，吃吧，小姨。

手机响了一下，是成杰。他发来消息问我：怎么样，是不是在作怪？

要刮台风了，外面很闷吧？小娅，今天来看我，谢谢你啊。

我说，吃吧，小姨。

小姨从省外回来定居那年，我刚和成杰结婚。她在城里最大的饭店定了包间，宴请整个家族的人，菜上了一轮又一轮。大姑和婆婆慧珍都板着脸责怪她挥霍无度。她并不生气，只是让大家慢慢吃，尤其是滚烫的食物，吃快了吃烫了，都不健康的，她说。如今，疾病磨砺下的她吃得更是慢吞吞，仿佛咽下去的不是食物，而是一根根输液针。

我跟你说，她啪地放下筷子，眼睛忽然闪闪发光，上周你妈陪我去医院做化疗，才到窗口，护士就嚷了一声说，这好像不是上次那个人吧？我说，这是我二姐。护士就问，上次跑前跑后照顾你那个呢？我说，那是我大姐。护士说，你有两个姐姐啊。我说，是啊。她说，难得，你真幸福。大家都这么关心我，你说我是不是很幸福？

我的喉咙有点发紧，不敢看她，转而去望窗外风里摇摆的树叶。

她坚持送我到门口，既不要我收拾餐桌，也拒绝我帮她丢垃圾的提议。她说自己可以。

刚到家，成杰就缠问结果。我一向愿赌服输，这次却撒了谎。我缓缓说，她身体不舒服睡着了，没听见电话响。奇怪的是他没有追究证据，还表示会遵守约定洗一星期的碗。傍晚婆婆慧珍回来时，天还没黑，她递来一大袋根部沾泥的菠菜，叫我明天做给小姨吃。



严孜铭

严孜铭，1997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作品见于《长江文艺》《青年作家》《西湖》《大家》《特区文学》《湖南文学》等，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余烬》。